

# 陈兆彩：用一生绘一张文化图



陈兆彩为游客讲解白雾村历史。 本报通讯员 陈耀邦 朱莉 摄

“滇东北的建筑，讲究的是粗犷、伟拔，不善雕琢，但气势都在这里头了。”陈兆彩声音洪亮。今年，他81岁了。在游客眼中，他是白雾村最权威的“讲解员”。在官方档案里，他是白雾村成功申报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的关键推动者。而在娜姑镇的山水田园间，他早已成为这个千年古镇的“活字典”。

## 一次人生转向 从文艺舞台到历史田野

时间倒回至1984年。彼时的陈兆彩是娜姑镇文化站站长，一个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文艺工作者。他饰演过《家访》里的胡传魁，在《林海雪原》里一人分饰两角，创作的戏曲剧本也曾收获奖项。人生的轨迹本该沿着文艺创作的坦途前行。

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了陈兆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——从舞台走向田野，他踏遍娜姑的村村寨寨，真切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竟蕴藏着如此厚重的历史。“口口相传的故事很多，却都散落在风里，无人整理。”陈兆彩回忆。当时，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涌上心头：若不将这些即将随风消逝的记忆留存定格，后人便永远失去了通往过去的钥匙。于是，陈兆彩选择从虚构的戏剧

舞台转向真实的历史田野。一张嘴、两条腿，陈兆彩的研究方法非常原始。他走村入寨，拜访每一位知晓往事的老人，记录下那些面临消逝的往事。为了厘清“铜运古道”的奥秘，他用20多天时间翻山越岭，用脚步丈量从娜姑镇到四川会理县的古驿道。

## 一份文化坚守 从碑刻考证到古镇申报

在白雾村的研究中，一块立于清乾隆五十六年的《捐资新修蒙姑坡路碑》成了关键。陈兆彩反复研读碑文，结合《华阳县志》等古籍，经过长达数年的考证，于1993年提出：“铜运主干道在娜姑镇”。

这一观点将白雾村从云南众多古镇中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。经过严密的考证，他提出白雾村不仅是驿站，更是“万里京运第一站”。他说：“小田坝碑刻上的‘岁赋京铜’，一个‘赋’字，点出了铜运在国家财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”

学术的发现需要现实的载体。1995年，在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申报论证会上，陈兆彩代表娜姑镇走上答辩席，最终助力娜姑镇成功获评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。然而，申报材料被专

家认为“单薄”。

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，如果能有一本《文物志》就好了。陈兆彩二话不说，接下了这个重任。实际上，早在1993年，他已开始动笔，到1999年，一部系统记载当地古生物化石、青铜遗址、古建筑、古道等七大类别文物的《娜姑镇文物志》问世。

2005年，在由陈兆彩主持编制的《白雾名村保护建设项目规划》等指导下，白雾村被授予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的称号。昔日破败沉寂的村庄，第一次在国家级的文化版图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。

## 一道鲜活的人文风景 从讲解员到文化顾问

如今，退休多年的陈兆彩，一直担任着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（白雾村）开发保护顾问”。他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，就是穿梭于白雾村的街巷庙宇之间，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讲解本村历史。

从“娜姑”舞语意为“黑色的坝子”，到鼎盛时期“每天47间马帮、每旬17匹马”穿梭的盛况；从各省会馆林立，到多元文化融合……历史在他口中不再是枯燥的年表，而是有温度、有气韵、有声音的鲜活画卷。游客们常说：“听陈老讲一遍，这些石头和木头就都活了。”

李向波是白雾村年轻一代的讲解员。她说：“我们一直跟着陈老师学习，努力把白雾村的文化传承下去，推介出去。”

青石板路、古戏台、三圣宫、潺潺溪流，是白雾村的静态风景；而陈兆彩那洪亮的、带着乡音的讲解声，则是白雾村动态的、人文的风景。他站在陈家大院中讲解的身影，早已融入这幅名为“白雾”的千年画卷。

对陈兆彩而言，推开的是历史文化研究之门，是一条带领故乡重新找回身份与荣耀的康庄大道。他用毕生心血，为白雾村这个古老的村庄绘制了一张精确的文化图。如今，他依然站在街巷之间，成为白雾村的一道景观，并为每一位来访者，讲解着这片土地波澜壮阔的过往与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
本报记者 隋鑫 通讯员 陈耀邦 朱莉



李昆武在创作中。 本报记者 段毅 摄

# 李昆武与杜曲村的“化学反应”



戴着阴丹蓝头巾的妇女墙绘。 本报记者 段毅 摄

清晨，滇池之畔，昆明市杜曲村，正伴着朝阳醒来。

李昆武拎着作画工具，走到一个电箱前。他今天上午的活儿，是把这只灰扑扑的箱子画一画，让它和旁边墙上那幅“躲猫猫”的壁画浑然一体。等游客来拍照时，人往后再一站，便能自然而然走进画面，和画里的小孩玩起捉迷藏。

这已经是李昆武第二次住进杜曲村了。过去一年多，村子变了模样，那些曾经一到雨天就泥泞难行的小道，如今都换成了平整的石板路，踩上去稳稳当当。

## 全村都是他的画室

李昆武的画室是村民家的墙，他的画室是整个村子。今天画这面墙，明天画那面墙，画具就搁在墙角，颜料桶放在路边，毛笔插在墨汁瓶里。村子里的人从他身边走来走去，鸡鸭从他脚边溜达过去，大黄狗在墙根下晒太阳——这一切，都是他创作时最自然的背景。

有时候，李昆武正画得起劲，一辆电动小三轮开过来，不偏不倚正好挡在他要画的那面墙前面。他也不急，放下笔，等车把车挪开。有时候等得久了，他就蹲在路边，跟路过的人聊聊天，喝口水，再接着画。

村里的大黄狗似乎对一幅画情有独钟。那是一幅村民赶集场景的画，集市上卖很多好吃的大黄狗总喜欢趴在那幅画前。游客来拍照，它就摇摇尾巴，算是配合。

“全村都是我的画室。”李昆武笑着说，画里的题材就是眼前的生活，画外的人就是画里的人。

## 记录下正在消失、正在变化的乡土印记

2023年3月21日，李昆武第一次走进杜曲村。第一期创作时，他独自一人住在村里住了半年，吃在村民家，住在村民家。那时候他还没满70岁，身体硬朗，每天清晨就拎着工具出门，一直画到天色暗下来。

杜曲村的众多壁画中，有一幅格外特别。画中是一位戴着阴丹蓝头巾的妇女，神情安详、姿态亲切，正是滇池边寻常不过的母亲模样。李昆武创作这幅画时，并未特意标注她的身份——她是村里许多母亲的缩影，是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女性面孔。

这幅画深受村民和游客的喜爱。一位大姐走到李昆武身边，动情地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画这幅画的时候，我妈妈还在。那时候她天天都来守着看你画画，总说你画得像、画得好。去年她走了，幸亏你把她画了下来，现在她就留在这墙上，我天天都能看见她。”

如今，这幅被大家深深喜爱的《滇池母亲》，已经有了特殊的待遇——村民们和有关部门一起，对这幅画进行了专门保护。它将被永久地留在杜曲村的墙上，不会被风雨侵蚀。

“一幅画能被一个村庄如此珍视，能被一个女儿当作母亲的画像，这比任何奖项都重要。”李昆武说。

第一期在杜曲村创作时，李昆武常在村里一户人家吃饭。等到他第二次来，那户人家的小男孩已经长高了半个头。“我们画在墙上的东西不会变，可墙

下的娃娃们，一转眼就长大了。”李昆武说，这句话里藏着所有创作的缘由——记录下那些正在消失、正在变化的乡土印记。

## 远方的目光落在乡土的墙上

李昆武于1980年至2011年担任《春城晚报》美术编辑、美术摄影部主任。他的作品驰名国内外，在法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他凭借《从小李到老李：一个中国人的一生》漫画三部曲，入围“漫画奥斯卡”法国昂古莱姆大奖，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漫画家。2022年，他获得“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”。

杜曲村的壁画让这个滇池边的小村庄，悄然进入了国际视野。前年，法国的电视媒体专程来拍摄。此后，远方的客人络绎不绝。意大利记者来了，美国纽约上海大学游学团来了，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和驻成都总领事也来了。他们辗转来到这个滇池边的小村庄，站在村民家的墙前，看那些戴着阴丹蓝头巾的妇女、背着箩筐的孩子、互相搀扶的老夫妻。

“我之前一直以为，李昆武是在一个城市里的城中村工作室作画。但来到杜曲村才发现，他是在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间作画。在一个真正的有百姓、有原住民生活的村庄里作画，而且题材如此丰富多彩。”一位法国艺术家说。

李昆武的画是长在墙上的，长在村庄的日常里。小时候，他住在滇池边一个叫小河口村的地方，后来那个村子拆了，不复存在。但童年的记忆还在——水边的芦苇，田埂上的泥巴，村里人朴实的笑脸。那些东西长在他身体里，从未离开。

所以当李昆武以“滇池文化大使”的身份来到杜曲村时，他绘制壁画分文不取，全程公益。而他却说，能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画笔为滇池边的村子留下点什么，已经是给自己最好的回报。

## 他的叙事墙画仍然在继续

杜曲村有一个“邻居”——海晏村。这个滇池边的网红村落以日落闻名，游客络绎不绝。而杜曲村，就在海晏村“一路之隔”的地方。

过去，杜曲村是那种人们路过也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村庄。没有名胜古迹，也没有网红景点，村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，与隔壁的热闹仿佛两个世界。然而，李昆武的墙画悄悄改变着这一切。

自从第一期墙画完成后，杜曲村开始有了游客。起初是三三两两，后来变成几十人，再后来，上百人周末涌进这个小村庄。他们在每一幅墙画前拍照打卡，在村中小道上漫步。

“工作日人流量少一点，周末就多了。”村民尚先生家墙上绘着《杜曲祝愿图》与《丰衣足食图》。张奶奶家的墙上，绘着杜曲村的悠久历史。她笑着说：“我家门前都有好多人来拍照呢。我们喜欢，游客也喜欢。”

李昆武的壁画分成不同的主题。“原生态时代”里，画的是放牲口、娃娃背箩筐捡粪、点油灯写作业，都是他亲身经历过、如今几乎消失的景象。“杜曲往事”里，有村里的白水牛、油菜花田，是属于杜曲村自己的故事。

有专家看了说，这不是一般的宣传画或装饰画，而是少见的叙事壁画。三年过去了，如今李昆武已年过七旬，第二期创作时，专门请了助手。李昆武也画得更从容了。变电箱、墙角、老房子的山墙，都成了他的画布，他想在村中最大的一面墙上，画一幅讲述沧海桑田的滇池长卷。

法国艺术家们离开杜曲村时说，要把这个村庄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——一个享誉国际的漫画家，不是在工作室里创作，而是在滇池边一个小村庄的墙上，一笔一笔地画着村民们的日常，画着快要被遗忘的乡愁。

李昆武的笔没有停。还有太多东西，等着被记录。

本报记者 段毅

白雾村。 本报通讯员 陈耀邦 朱莉 摄

# 何健：让古村“开口说话”



何健(左)和年轻人一起研究乡土文化。 本报通讯员 陈耀邦 朱莉 摄

春风一吹，白雾村的油菜花就黄了。金黄的花海沿着青瓦土墙铺展开来，花田里人影绰绰，格外热闹。人群中，一个手持相机的身影格外活跃，正在用镜头捕捉下一张张笑脸。

“何主任，快给我们看看！”大家口中的何主任是娜姑镇社会事务办主任、乡土文化人何健。对他而言，这是活动的记录，也是他宣传家乡的日常。拍完照，他回到白雾街上，带着铜都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，穿梭在白雾村的青石板巷弄里。此刻，他的角色从摄影师切换为培训师。

“大家看这修复后的门头雕花，融合了滇中和我们本地的工艺特点。”何健说，这些工作人员是面向游客的一线窗口，所以在给游客讲解时，要讲出

它背后的故事。比如，当年马帮如何从这里经过，铜运贸易带来了怎样的文化交流……“只有真正理解了这片土地，才能将白雾村的魅力传递出去。”何健说。

拍照和写文章，是何健宣传白雾村的利器。多年来，他拍摄了1400多幅白雾景区宣传作品，撰写了20多篇宣传文章。他记录的是风景，更是生活、是历史、是变化。

“对于白雾村来说，一张有故事的照片，一篇有温度的文章，都充满了力量。”何健说。他开通抖音、快手等平台账号，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讲述白雾村的故事，打响了白雾村的名气。2026年春节假期，白雾村接待游客超过10.4万人次，同比增长67%。

何健对白雾村的深情，源于深厚的历史积淀，更源于一份自觉的传承使命。2014年，他到娜姑镇文化站工作，便师从陈兆彩。

“陈老师家里，历史书籍堆满了书柜。他整理出的那些资料，是我们了解娜姑、理解白雾的‘根’。”何健说，他从师傅手中接过的不仅是资料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作为陈老师的接班人，何健参与修复了白雾村的村史馆。利用一座清代老宅，收集村中老物件，用文字、图片和实物，将白雾村因铜而兴、马帮往来的历史脉络清晰呈现。如今，村史馆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点。

何健参与组织白雾村的“洞经音乐”演奏，扶持培养了15支地方文艺队伍。队伍壮起来了，舞台也得搭起来。2026年春节，何健格外忙碌，他参与了“雾起国潮·红运新年”系列活动的策划与执行。六天六场的文艺汇演，74名乡土人献上了115个节目，吸引了约5.5万人次观看，同时吸引约1.6万人次参与到滚铁环、两人三足等趣味活动中，欢声与欢呼声在古村上空回荡。

白雾村热闹非凡的春节活动，经过游客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发分享，形成了二次传播的强大效应，增加古村旅游的吸引力。游客来了，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卖土特产、开农家乐，收入实实在在地增加了。

暮色四合，油菜花田染上一层暖金。铜都旅游的工作人员培训结束，何健又独自走向村口的古戏台。宣传家乡的接力棒，如今在他手中，正通过他的努力传递给更年轻的乡土文化人。

本报记者 隋鑫 通讯员 陈耀邦 朱莉

# 千年白雾 一脉相承

晨雾如纱，轻笼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。陈家大院的木桌前，81岁的陈兆彩手持斑驳梁柱，向游客讲述滇东北建筑的粗犷；油菜花田的金色花海中，30多岁的何健举着相机，定格古村的热闹与生机。一老一少，一静一动，在千年古村的文脉里，完成着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接力。